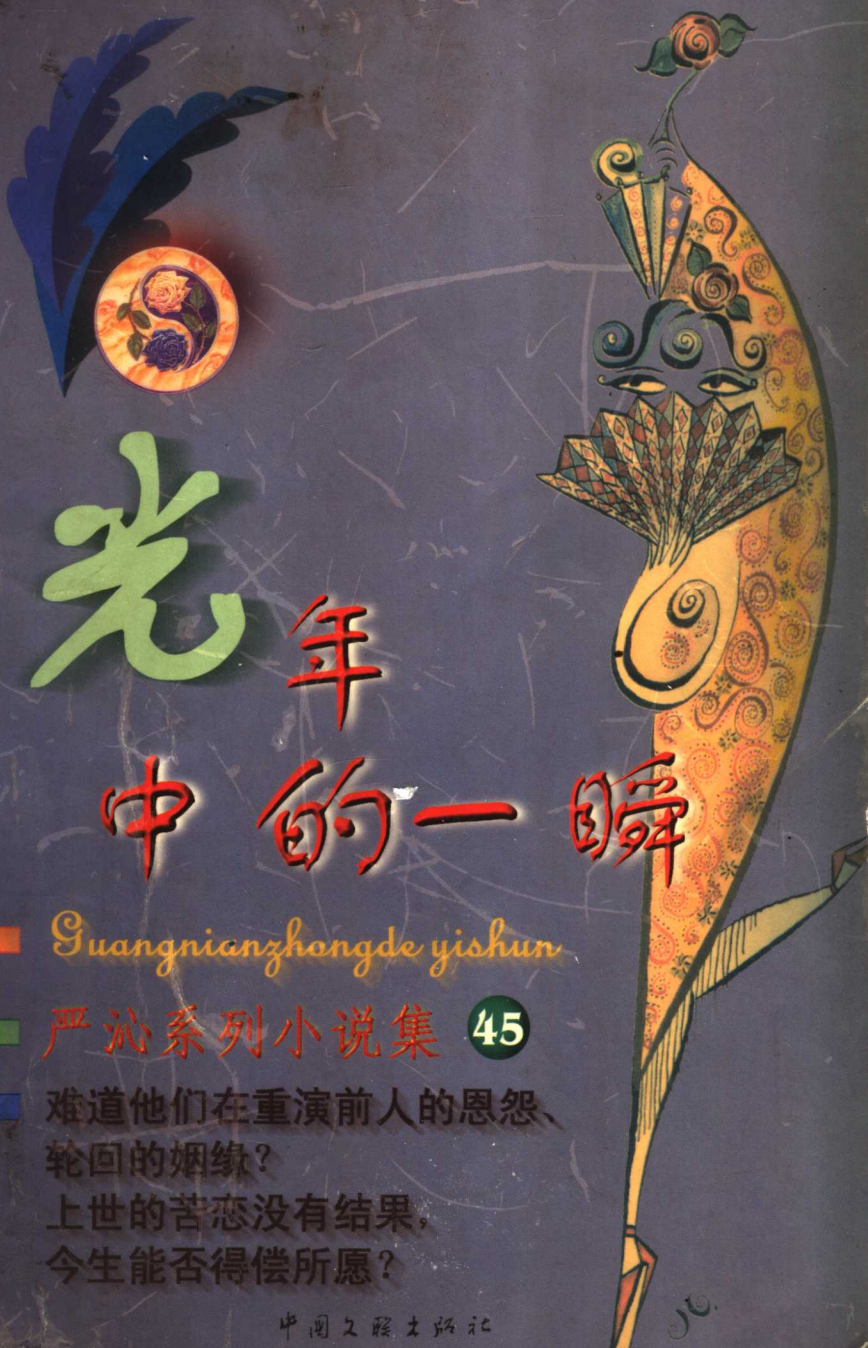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光年中的一瞬

■ Guangnianzhongde yishun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45

■ 难道他们在重演前人的恩怨、
轮回的姻缘？

上世的苦恋没有结果，

今生能否得偿所愿？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aji

45

光
年
中
的
一
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年中的一瞬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1999. 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光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612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2.80 元)

一阵剧烈的震荡和摇晃把梵尔从睡梦中吵醒，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扶手——这才意识到她仍在飞机上。

从纽约经东京到香港的 UA 班机。

扩音器里传出机师的声音“请大家回到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前面有一股不稳定的气流，有暴风雨，为时大约十五分钟。”

机舱里有一阵小小骚动，安全带扣的金属声此起彼落。空中小姐迅速地从旁边走过，检查各人是否坐稳。

梵尔缩紧了身体，抓紧扶手，心中开始默默祷告。她最怕坐飞机遇到坏气流，不止生理上感到不舒服，心理上也极是不安，万一运气不好，命都会丢掉。

对飞机，她全无安全感。

这是与生俱来的。从小她就怕旅行，怕坐飞机，偏偏父亲的工作调来调去。他是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，这个国家三年，那个国家三年，亚洲、非洲、中东、欧洲，可说跑遍了全世界。最后退休在美国。梵尔就是在纽约念大学，工作。在她的记忆中，只有大学的几年才安定下来，没有坐着飞机东奔西跑。

她记得，每一次坐飞机就紧张一次，每次都先打定输数：这次可能出意外。每次下飞机时总暗自庆幸捡回一条命。

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，那种从心底的害怕和颤抖却是真确的。

这次去香港是为工作。

她被所属的银行调到香港管理电脑部门，领导一些同事学习公司新设计的一些程式。

她二十八岁，拿到电脑硕士学位已在银行工作了四年，表现良好，加上她是中国人，会讲不错的广东话和国语，故能得到这份很多人眼中的优差。

她喜欢这份工作，尤其可以回东方，她心中一直向往的地方，也顾不得二十多小时的长途飞行，一口答应。

运气不是很好，暴风雨兼坏气流。

“真的十五分钟可以过去？”她大声地问经过身边的空姐。

“放心，我们会平安到达东京。”空姐用手拍拍她的肩，露出微笑。

梵尔的心随着飞机震荡和摇摆上下起伏不停。她心中一直埋怨，坐飞机是最没保障的事了，一上飞机就把生命交在别人手里，就像现在，十五分钟，哪年哪月哪日才捱得过去，她的心都快要从口里震出来。

头顶的小射灯忽然暗一暗，她抬起头，整个人失去重心般仿佛悬空升起——不，她听见四面八方的惊喊尖叫，飞机以超过常理的急速向下坠，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，“砰”然巨响，整个人被什么击中一样，眼前一黑，失去知觉。

也许只是一刹那——不，真的只是一刹那，急坠的飞机恢复正常，头顶的射灯又亮起来，她也恢复知觉。

四周全是杂乱的声音吵成一团。

扩音器里响起机师歉然的声音：“非常非常抱歉，刚才碰到乱流，飞机急坠两千呎，空中小姐将查看各位是否有伤痛，会替各位急救。我们已通过了坏气流，各位安心，飞机将于四十分钟后抵达日本成田机场。”

梵尔检查自己，她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刚才一刹那失去知觉也许不是真的，也许只是她害怕，她以为——空中小姐匆忙经过，她右前方的男人被自己的随身行李打破了头，空姐忙着为他止血包扎，很多人被水杯碰伤，或淋湿了衣服。

啊！后面有个小朋友很不幸，他的安全带居然松脱，他整个人被急坠的飞机抛起来，跌下来时伤了小腿。

梵尔坐的是商务舱，她没有到后面的经济舱看，一切是听空姐讲的。虽然她平安无事，心中的惊惶恐惧却一直没有消失。

她几乎后悔接受这份工作，否则不是可以避免这场小灾劫吗？

四十分钟能做什么？她拿出一本未看完的小说，或者文字能令时间过得快些。

翻开书页，脑中电光火石闪过一个影像，一个从未出现甚至没想过的影像——穿着古旧军服的男人。疑幻疑真地抬起头，眨眨眼，没有古旧军服的男人，仍在机舱里。

摇摇头，坐长途机的幻觉吧？

继续看书，直到飞机平安降落。她长长透一口气，暗说“感谢神”。随着旅客落机。

这儿并非目的地，停留两小时后，她将转机

飞香港，无论如何，双脚实实在在踩在地上的滋味比在飞机上好多了。

转机休息室里，她买杯咖啡默默等着。

身边坐着同机的一个美国人，看来他也是等着转机的。

“去香港？”美国人问。

“是。你也是？”

“我回家，家在香港，”美国人说：“刚才真危险，机师长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险被雷电打中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事过境迁，她仍心惊。

“空姐告诉我的，她是我的朋友。”美国人摇头。“日本上空最多乱流，晴空万里时也有乱流，我已第二次遇上。”

“乱流就是坏气流？”

“比坏气流更差，有时形成漩涡，是飞机的陷阱。今天还算运气好。”

还算运气好？！梵尔已吓掉半条命，看她仍苍白的脸就知道。美国人说险被雷电击中就是那射灯熄灭，仿佛失去知觉的一刹那吗？

再上征途，一切平静平安。四小时后，梵尔终于到达香港。香港，是全然陌生的。即使儿时来过也全无记忆，何况人说五年来香港改变之

大，全世界没有一处可以相比。

公司派车接她，把她送到暂住的酒店。

像她这种外调的高级职员，公司是有公寓让她住的，她不担心这个，公寓慢慢找，总要合心意，是长住的哦。

人地生疏，晚餐只能在酒店里解决。

她习惯简单的西餐，而且倾向素食，不是潮流的影响，天生她不爱食肉。

才坐下来，就看见不远处有很熟悉的面孔，喜悦涌上来，张口欲招呼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她叫不出那熟悉面孔的名字。

那是个高大英伟的年轻男人，一眼望去，他是受西方教育的那种人。

那男人也在望她，但——她迷惑起来，真是一个熟悉的人？或只是似曾相识。

她垂下头来装做看菜单，那男人的视线也移向别处。是误会。只是个看似熟悉的陌生人。

好在她没主动先打招呼，否则多尴尬。

第一晚住酒店，她睡得像一只猪，从来没有睡得那么深沉过，沉得连梦都没有。

早餐时，她又遇到高大英伟的男人。

大概他也是这酒店的住客，也从外地来，也是人地生疏。基于上述三点，她友善地对他点头

微笑。那男人礼貌回应，露出一个很好看的微笑。按照地址，梵尔坐的士回公司报到。立刻，就展开了所有工作。也立刻，她看到香港人的工作效率。

她喜欢与勤力的人一起工作，而且属于她部门的全是年轻人，充满朝气。昨天的九霄惊魂早已抛诸脑后，她庆幸接了这份差事。

回酒店前，她还见了替她找公寓的人，她的要求很简单：“清静，治安好，有阳光。”那人笑着答应一个月内替她安排好。

一切顺利，是不是？只是有点寂寞。

公司里的本地职员对他们这些从纽约总公司调来的人总有点抗拒，也许需要点时间，她有把握赢得他们的友谊。

目前寂寞。想找个人讲话都没有。

酒店的西餐厅里，又遇到那英伟男人。

好像极有缘分似的，他们总坐在相邻的桌子，他们身上相同的气质互相吸引着。

终于，他拿着白酒走向她。

“可以坐下吗？”他问。讲的是英语。

“当然。”她愉快的。“昨天已看见你，你住在酒店？”

“我已来香港一星期，公司调我来工作，房

子还没安排好，暂住此地。”他说。

完全相同的情形，一下子把两人位近。

“我来自纽约。”她说。

“我家住新泽西。”他笑。

纽约，新泽西，就像香港和九龙，虽然不同的两个州。

“昨天第一次见你，觉得好熟好熟，仿佛以前见过，差点跟你打招呼。”她坦率的。

“这么奇怪，我也是，”他说：“一定在纽约什么地方碰过头，我还感觉跟你讲过话，甚至连你的声音都熟。”或者这就是缘。

“我是任梵尔，电脑工作者。”她说。

“傅伟克，”他耸耸肩。“我做投资银行。”

“嗯，赚大钱的行业。”

“去年 OK，今年困难些，”他笑：“新加坡那家英国银行的破产令大家提高警惕，不敢再冒大风险。”

“你会在香港工作多久？”

“两年，至少两年，”他说：“或许更久，看我自己意愿。”

“去过全世界之后，我只想留在东方，”她说：“东方任何一个城市，香港、东京、台北、上海或北京，任何一个都好。”

“有原因吗？”他凝定视线。

“有神秘的感召。”她笑说。突然间，脑海里又电光火石般掠过一个影像，那个穿古旧军装的男人。呆怔一下，脸色微变。

“怎么了？你。”他关心的。

她用力甩一甩头，想把影像甩掉。为什么会有这影像？很莫名其妙。

“没事。长途飞机后遗症。”

“晒太阳。多晒太阳，时差很快会过，”他说：“这个周末，我们结伴打网球好吗？”

“你知道哪里可以打网球吗？”

“只要有心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”

两人交换了房间号码，各自回房休息：

有了朋友，心理上安定很多，而且同来自纽约，背景相同又谈得融洽的。

梵尔并没有立刻休息，她拿出纸笔，努力捕捉那曾出现两次的影像，那古旧军装的男人。画呀画的，纸上现出了轮廓。

穿着军装，戴着军帽——有眼镜的帽子。很奇怪，奇怪得她从来不曾见过。

但不曾见过的东西怎会电光火石般出现脑子里？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。找不出原因，她疲了，睡梦中也没有任何启示，工作顺利。公寓也

奇迹般的三天就找到，在半山，一千二百呎，很好的一层新建大厦，她极满意。只待公司替她买好家具就可迁入。

周末，傅伟克把她带到一个私人会所。

“同事是会员，他会来替我们签单。”他说：“这个网球场是否很理想？”

最理想的是清静，没有闲杂人等。

在美国住惯的他们并不觉得特别，但在香港，这种有气派，又清静、广阔的私人会所，它的会员却是非富则贵。

“你的朋友怎么还不来？”打完两场球，他们坐在豪华的咖啡室。

“一定会来，否则我们走不掉，”他笑。“会被人留下洗碗碟。”

一个高瘦而显得飘逸的男人，慢慢朝他们走过来，他身上是运动装，很随意，却觉察得出是刻意的随意，精心配搭那类。

“嗨。许荻。”

许荻。他的朋友。

“他是香港最出名的室内设计师，”伟克介绍：“他有点石成金，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。”梵尔只是笑，笑伟克的夸张。

“任梵尔，”许荻的声音低沉而清晰。“很特

别的名字。”

“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名字。”她说。

“这个名字吸引人深入探讨。”许荻又说。

“探讨两个大字太复杂，你若有兴趣，可放进电脑里一下子就分析出来。”

“电脑人？”许荻望住她。

“暂时操作电脑，还未被电脑支配。”

“很好。”许荻拍拍她手。“两位疲倦了的网球手想不想吃一顿丰富晚餐？”

“你有什么好介绍？”伟克问。

“白加道一百号有全香港最好的意大利餐厅，两位可有兴趣？”

“请带路。”

许荻开着日本车慢慢上山，到了山顶绕一个圈沿着另一条山路转下来，几分钟后停在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外。

古铜的门牌上写着白加道一百号。

“意大利餐厅？”伟克颇意外。

这房子分明像住家。

电动门打开，许荻驶车进去。

“我的家。”他摇摇头。“全港最好的意大利大厨在此。”

三个人都笑起来。许荻是冷面笑匠，他有另

类的幽默。许荻的家是令人惊异的，即使伟克也不知他属富家子一类。他们虽是朋友，平时许荻很低调，但这样独立式的山顶花园洋房，许荻该是××富豪之子才对。

许荻的一举一动很自然、很平淡、很亲切，完全不给人半丝压力。他带他们在楼下的偏厅落座。非常欧陆风味的装饰，是沉实含蓄那种，很有气派和风格。

“这么大的房子只有你一个人住？”梵尔开始好奇。

“还有我的父母和兄姐。”许荻淡淡的。“他们不在，目前只有我和工人。”

“是你这室内设计家布置的吗？”伟克笑。

“不是。此屋中的一切布置全然与我无关，我未出生已如此，大概我祖父母时代传下来。此屋超过一百年。”

“极少数人在香港能住这样的屋子。”伟克四下张望。“它大得不像是在香港。”

“只不过家族荫荫，”许荻不以为意。“其实我比较喜欢现代的设备 and 装饰。”

穿制服的女工人送来茶点又悄然退下，非常有规矩。一切显示，这不是个普通家庭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许荻。”伟克忍不住问。

“就是你认识的许荻咯。”他笑，有丝不易觉察的稚气。

“若不来你家，真不知你有这样的背景。”伟克开玩笑。“室内设计师是否是你表面的幌子？”

“错，我的名气是自己得回来的，我的设计也令我赚到财富；家族，是另一回事。”

“你从来没提过。”伟克说：“那么多次来港都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。”

“为什么要提？提了你也不知道，你懂香港多少？认识我是许荻就够了。”

“感觉有点点上当受骗。”

梵尔一直没出声，望着他俩一言一语。她完全不在意他们的背景什么的，只是个初见面的朋友，如此而已。

暮色四合时，女佣人来通知他们晚餐。

那是间相当大的饭厅，长餐桌上可坐二十四人，餐桌上有巨束黄玫瑰，他们面前摆着的是现代难见到的江西细瓷。

“是古董。”梵尔惊喜地捧着碗碟。“怎舍得用来吃饭呢？该陈列起来。”

许荻笑一笑，开始进餐。

并不是意大利菜，是地地道道的江浙菜，非常美味可口。吃了整星期酒店西餐的两人，吃得

津津有味。餐后，才是精致的意大利点心“提拉米酥”和香浓的意大利咖啡。

“是你们的厨师做的？”梵尔十分欣赏。“我相信他的意大利菜必是全港最佳。”

“下星期六来吃意大利粉，”许荻很高兴。“我让他特别为你们做。”

“小心宠坏我们，”伟克说：“我们以后可找不到你的一流厨子。”

“是意大利人？”梵尔问。

“中国人。”许荻轻轻地。“等会儿你们想做什么？听CD，看镭射碟？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提议？”

“不会太打扰吗？”梵尔客气。毕竟是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。

“只有我们三个人，谁打扰谁？”许荻笑。“我家不是常有客人。”

“你不带朋友回家？”伟克感到意外。

“很少，我有很多客户，却只有很少朋友，”许荻耸耸肩。“你们是。”

“聊天，好不好？”梵尔说。“我们都是新朋友，了解多些会好些。”伟克拍手。

许荻带他们又回到刚才的偏厅。

“不相信你朋友少，以你的一切会很受欢迎